

戊戌前后的痛与梦

庚子西狩丛谈

GENGZI XISHOU CONGTAN



(清)吴永◎口述 刘治襄◎记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戊
戌
前
后
的
痛
与
梦

庚子西狩丛谈

GENGZI XISHOU CONGTAN

(清) 吴永◎口述 刘治襄◎记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庚子西狩丛谈 / (清) 吴永口述, 刘治襄记. — 桂林: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10

(戊戌前后的痛与梦)

ISBN 978-7-5633-7771-8

I. 庚… II. 吴… III. 义和团运动—史料 IV. K256.7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51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: 541213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7.5 字数: 126 千字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5 000 册 定价: 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今年(2008)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。一个自信的民族,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。

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,在这个年份里,奥运会在中国举行。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“胜利”,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。无可疑义,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。但是,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,我们也可以说,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。——在这样一个日子里,回望一下“戊戌”,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。

在此,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,把它们重新刊印,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。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: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,它至少与马关和谈(1895)和庚子国变(1900)一起,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。因此,我们选取的旧籍,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,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。

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,它们是:《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》、《劝学篇》、《庚子西狩丛谈》。

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。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,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,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。——读了这个东西,你才会有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。只有了解历史,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。也就是说,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,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。

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直到戊戌变法开始,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(大约两年)。这时期的典型标志,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,其次是近代性传媒(报刊)的爆炸式的产生,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。而戊戌变法,正是这场思想解放

的一种成果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，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：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，一方面，是少数“精英”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；另一方面，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。在这两个界面中，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。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：在变法期间，《劝学篇》印制的数量，约两百万册，而康、梁的那些观念，则并不普及。——这正是我们选取《劝学篇》的理由。

庚子国变（与此相关的概念，是“义和团”和“八国联军”）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，但至此，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。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。《庚子西狩丛谈》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，也是实录，所以我们选取了它。

这三个选择，可能有点另类，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。我们的工作在于：三个文本，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，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。比如说，《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》我们采用了《中日战辑》、《东方兵事纪略》等文献作为参照；《劝学篇》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“上皇帝书”等作参照；《庚子西狩丛谈》则采用了《庚子国变记》与《拳变余闻》作为参照。我们希望，这能成为有一种有张力的阅读。

这三项之外，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，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。一部是梁启超的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《新纪元》。这两个文本，透射出的，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，有极大热情，又有极大局限。这在今天看来，是有启发的。

上稟出版之衷。是为说明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 2008年10月识

目 录

卷 一 / 1

述本书之缘起,义和拳壮大及为乱始末。两官西狩。

卷 二 / 41

宰怀来之初,禁拳坛。述怀来拳匪情状,与拳匪正面交锋险事。

卷 三 / 62

两官抵怀来,吴永迎驾,扈从至太原。

卷 四 / 112

往两湖督办粮饷,中途折回行在。两官至西安。补述八国联军陷京城事。

卷 五 / 192

慈禧自开封回京。自庚子七月二十四日两官西奔,至辛丑十一月初四,凡一年三月一旬。

饶孟任跋 / 223

卷 一

述本书之缘起，义和拳壮大及为乱之始末。两宫西狩。

前清庚子拳匪之难，八国联军入京师，两宫西狩。于时，同乡吴兴吴君渔川方任直隶怀来县事，以仓猝迎蹕，不误供应，大为两宫所激赏，由知县超擢府道，恩眷优渥。京外啧啧，称一时佳话。上海各戏馆至特为编演新剧以散动社会，观者填隘。予亦曾一往寓目。陈设布景颇新丽，而剧中情节殊弗类，科白鄙俚，全是三家村礼数。满村听唱蔡中郎，此固不足深究。然默揣当日吴君以荒城僻邑，倏然坐困，无端而空中霹雳，忽报皇太后驾到、皇上驾到，王公宰相，陆续俱到，此真梦想不到之事。巷中遇主，亦喜亦

惧，定别有一番情景。惜不获与局中人把臂晤谈，一询真况也。

民国八载，予佐山东省幕，渔川方任胶东道尹，以事晋省。居停屈公觞之于省署西园，嘱予为陪。济南当陆海孔道，冠盖络绎，公私宴会无虚夕。予苦不善酬应，往往托故辞谢。是日闻渔川在座，顿触素怀，欣然赴召。私念渔川以盛年下位，骤膺殊眷，遭旷代非常之异数，意其人必精强机警，目听而眉语，才气发露，足以倾倒一世者。顾乃温厚敦笃，蔼然善气，恂恂如老诸生。臭味相感，一见莫逆，恍惚若平生故旧。席间坐次适相接，喜极情急，不复能自禁，未及举酒，即迳叩以前事。众闻语咸共忻赞。渔川因为从头叙述，合座倾听，均敛容屏气，至寂然不闻匕箸声。正谈至甜蜜处，忽报某镇帅至，主客悉蜂起离席，一番扰攘，遂尔中断。以后肴酒杂沓，终席迄不得赓续。催租败兴，予大引为憾事。第念同官一省中，山河咫尺，覲面固非难事，计必有一日从容剪烛，可以圆此话柄。不意渔川回署后，战事踵起，遂不暇重至省会。而予亦不久谢事去鲁。风流云驶，忽忽八年，彼此不相闻。顾其人其言其事，辄低徊往复于予胸中，未尝一日释也。

顷岁政局改造，济宁潘公总揆事。予与渔川先后被辟入枢府，同僦西厅，又适在对案，相见喜极。亟拟请申前

说，顾渔川新病愈，喘息尚不属，殊逡巡未敢相敦促。会同事吴君北江、郑君倓忱、饶君景伯、柯君燕舲，咸欲速闻其事，因争相与怂恿之。渔川重违众意，勉为之开章演说。同人环坐促膝，如听柳麻子说《水浒传》，心摹神会，目无旁眴。渔川旋亦自忘其疲，描述拳匪始末，殊清切动听；忽惊忽愕，忽笑忽怒，顷刻万态，听者亦不觉随而颠倒。久之而声益高、神益王，旁牵侧证，触绪环生，娓娓滔滔，如长江大河，一泻千里，不可复遏止。直至全部结束，始相与起立环顾，则花砖日影，早已移过七步，直上西棧矣。

此次所谈，与予前所闻者互有详略，但通体比较，总以详于前者为多。其关于拳匪一节，及后幅情事，均为前说所未及。予既温旧闻，复偿新愿，胸藏宿块，顿尔消解，欣慰殆不可言喻。最可异者，区区一夕谈，发端于八年之前，而结委于八年以后。假当时稍延片刻，一气说尽，亦不过晓此一段历史，茶前酒后，偶资谈助，反不觉如何注意。乃无端画成两概，神山乍近，风引舟开，偏留此不尽尾声，悬悬心坎。直至今日，言者听者，乃复无端聚集，完此一桩公案。地隔数千里，时阅六七年，以万分渴望之私，当十九难偿之愿。本非绝对必需之事，已作终身未了之缘，成日蓄之意中，而一旦得之意外，便觉得一字一语，皆成瑰宝，奇书残本，忽然足配完编。一如荡海萍花，既离复合，西窗听

雨，重话巴山，此岂非人生难得之快事耶？

回寓后，偶与侄婿倪孔昭、儿子同度述及一二，皆忻喜踊跃，如读章回小说，前说未竟，即亟盼下回分解。予念渔川所谈，虽属于一人之遭际，而其间事实，率关系于政闻国故与一时大局之得失，为当世所不具悉者。渔川不言，恐更无人言之，亦更无人知之。此一段逊荒实录，或遂沉埋湮没，永在阙文借乘之列，殊为可惜。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，取案头日报，用寸草涂抹其上。初意数纸可竟，乃引而愈长，既尽一纸，更取一纸，直至晓钟将动，尚未罄其十一；而乱稿敦积，直如太冲研都，纵横左右，狼藉满案。次晚更续，始别以新纸检飭书之，凡历更三彻夜而后竣事。折叠稿纸，已肖然如牛腰。因嘱倪婿依序整理，清缮一通。复持示渔川，承为詮次先后，订其漏误。更出旧藏日记两册见付，携归核对，以次填补地名时日，并就中择要节抄二十馀则。于是自拳匪发难，洎出狩以至回銮，首尾粗具，居然足成一片段。与明皇幸蜀、建文逊国诸记传，约略相类；而兼收并蓄，不拘一格，内容之繁赡丛杂，差乃过之，因姑名之曰《西狩丛谈》。方计藏之篋笥，备异日史家之选。知好中具悉其事，谓君意既在掇拾旧闻，毋使湮没，则与其私为枕秘，孰与迳行刊布、寄传识于多数之耳目？质之渔川，颇承赞可。乃稍加删润，付之手民。此系率意急就之篇，文

无剪裁，体无义例，庄谐并逞，雅俗杂陈，殊不能律以作家绳尺。惟事事翔实，在渔川为亲见，在予即为亲闻，耳入而笔出，初未尝稍有增减缘饰，取悦观者。虽不敢遽言传后，要当足以信今。以视坊肆通行之《清宫秘史》诸作，信口开河，羌无故实者，固为稍胜一筹也。

抑予于此，尚当有所剖说。盖渔川自弱冠以词翰受知于当代诸巨公，书名文藻，照耀海内，固非不能属笔者。渔川之事，渔川之言，渔川不自记而予记之，蚕则绩而蟹有筐，未免近于掠美。顾渔川当日所遇之奇之险之艰难困顿，千磨百折，殆非恒人所能忍受。甫离豺窟，又入龙潭；幸回九死之生，突受可惊之宠；负责于矛渐盾炊之下，长日在探珠履尾之中，虽幸保于始终，实备尝夫荼蘼。重以尊前车笠，半隔云泥；梦里槐檀，都成泡影。已在境迁之后，不无痛定之思，雅不愿以旧事重提，徒增怅触。况以局中之人，记亲历之事，在已有铺张之迹，于人有扬抑之嫌，下笔措词，颇多牵顾。至对于朝序笑谈，宫廷琐事，亦似不欲遽形笔墨，致伤忠厚。故所存当时日记，殊甚简略，其无心传世可知。平居不言温室树，于此正足见渔川之长德。予则完全居于局外，与书中人物，均无何等关系。有闻必录，原不假以成心；据事直书，更无劳于曲笔。此一段信史，或遂因予之冒昧越俎而稍留梗概于后世；即渔川当日种种苦

心孤诣、斡旋盘错之大节，亦反因此书以表暴其十一，则掠美之事，或竟视为成美，殆亦未尝不可。若代斲伤手之讥，固非予所计矣。既拉叙缘引如此，以下乃述渔川之言。

渔川曰：

予欲述迎驾始末，当先叙及拳匪之事。盖逮两宫西狩时，京师匪患虽熄，而近畿各地，厥势犹张。予方为所厄，备历艰窘。即驾至怀来之前一日，予尚困居围城中，丝毫未得消息也。

予初以先外舅曾惠敏公之汲引，得识合肥李文忠公，颇承器视。前清光绪二十一年，文忠奉命充全权大臣，办理日本换约事宜，予以直隶试用知县奉调充文案委员。次年，文忠奉命出使，贺英皇加冕^①，兼游历各国。继其任者为张樵野侍郎荫桓。年馀事竣，会诏中外大僚荐举贤能。张公密保六人：首安徽臬司赵尔巽，堪任封疆；次候选道伍廷芳、梁诚，堪任出使大臣；次道员潘云生、汤伯述（皆不记其名），堪任监司；以予殿末，其荐语为“堪膺方面”。旋交部带领引见，奉特旨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。丁酉补怀来县，戊戌九月到任。是时予年力壮盛，颇锐意为治。在任

^① 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李鸿章出使俄国，贺俄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，此处作贺英皇加冕，系误记。

二年，于地方利弊，多所兴革，尤以除暴安良、使民安业为主旨。因此与地方绅民感情颇洽，相处如家人骨肉，凡所举办，朝令夕行。故虽羁栖下邑，殊恋恋不忍舍去。以此迄于庚子之难，予犹在怀来也。

先是清代嘉庆末叶，直、鲁、豫各省，承白莲教之后，复有所谓八卦教者，大抵以书符治病煽诱愚俗，趋者如鹜。嗣经清廷严令禁遏，因不敢公行啸聚，而民间实私相传习，蔓延颇广。自耶教传入中国，地方莠民，辄挂名教籍，倚外势横乡里。教士藉口保护，以袒庇为招徕，动辄挺身干预。官吏但求省事，遇有民教讼案，往往屈民而右教。教民骄纵益甚。乡间良懦，十九受鱼肉，因之衔恨刻骨，则相率投入八卦教以与之相抗，因该教中稍有团体组织，冀以众为势，缓急可资援助也。逮声气渐广，名迹显露，其中黠者，亦深虑官方干涉，率加以“不轨”二字，肆行剿刈，乃特创“扶清灭洋”四字口号，即悬是为彼教标帜，一以号召人民，一以抵塞官府，用自别于白莲、天门诸教。缘此而从者益众，渐明目张胆，昌言无忌。官吏亦置若罔闻，然禁令固未弛也。迨李秉衡抚鲁，部属有以此请示者，则佛然拍案曰：“嘻，此义民也，奖且不暇，又安可复禁！”此语一播，所在游民土匪，争相与招摇勾煽，设坛立社，教中声势，一时暴长。于是善良殷富，亦不得不投身入教以自庇。会毓贤任曹州

府事，迎合李意，思藉此阶进，则悉力奖励而倡导之，不过数年，几遍于山东全境矣。

义和拳起嘉庆时，民间私相传习，其时禁令严切，犯者凌迟死。燕齐之间，犹有秘传其术者。光绪庚子，毓贤为山东巡抚，民间传习义和拳，以扶清灭洋为帜。时各省多闹教案，外人逼我甚，民情益愤，闻灭洋说，争鼓吹之。（罗记）

该教中每纠合若干人为一团，多者或至逾万人，少亦以千百计。每团各设有坛宇，所奉之神，任意妄造，殊不一律，率以出于《西游》、《封神》、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诸小说者为多数，且有供祁寗藻及李秉衡者。李时尚生存，不伦不类，殊无可索解。各团领袖，皆称大师兄，凡有正式祈祷，则神必降集其身，跳舞升坐发号令。馀众膜拜奉命，即赴汤蹈火，咸俯首惕息，无敢稍抗。大师兄躬代神位，口含天宪，因此声势赫耀，可以颐指而气使。凡隶该团本域住民，无论富贵贫贱，生死祸福举出于其一言之下。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，其威力直远出郡县长官之上。

八卦教本分为八大团，每团各以一卦为标帜。此次举事者，实只有乾、坎两团。隶“乾”字者，谓之黄团，悉用黄巾帕首，黄带，黄抹胸，黄布缠足，巾上皆画乾卦。隶于

“坎”字者，谓之红团，巾带皆红色，上画坎卦。大势既集，遂公然编列队伍，制造兵器，以军法相部勒。练习时，由大师兄拈香诵咒，其人即昏然仆地，俄顷偃起，谓之神来附体，则面目改异，辄自称“沙僧、八戒、悟空”之类，狂跳踊跃，或持刀矛乱舞，呼啸如狂醉。新入者，则以次等头目教授之，令诵经咒，习拳棒，谓经月而足用，三月而术成，则矢石枪炮，均不能入，以此抵御洋人，削平世界各国，所向无敌；其精者，至可以书符作诀，从空中发火种，焚毁百尺巍楼、万间广厦，或随意举利刃自刺，至于刃曲锋折，而肌肉迄无少损。闻者益惊以为神，于是一时风靡，遂不可复遏。因以习拳为入教正课，故彼中自称为“义和拳”，亦称“义和团”；官中称之为“拳民”，或称“义民”，后以其行止不法，真相渐著，则普通称为“拳匪”云。

义和拳源于八卦教，起于山东堂邑县，旧名义和会。东抚捕之急，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，乾字拳先发，坎字继之。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间，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。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，天下第一坛，遂为天津之祸。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、冀州而涿州，而定兴、固安以入京师。天津、北京拳匪本分二系，皆出于义和会，其后皆称义和团。坎字拳为林清之馀

孽，乾字拳为离卦教郅生文之余孽，故皆尚红。其后有黄色一派，则乾字拳所创也。坎字、乾字，授法各殊。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，植立而仆，仆而起，跳跃持械而舞。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，少时白沫满口，则呼曰神降矣，亦起跃持械而舞。又有震字，则山东王中之遗孽，中于乾隆间被戮。坤字拳不详所自。震字拳见诸永定河南岸。坤字拳见诸京西，从者盖鲜。惟坎字、乾字最势大矣，乃分扰于京津。京师从授法者，教师附其耳咒之，词曰：“请请志心皈命礼，奉请龙王三太子、马朝师、马继朝师、天光老师、地光老师、日光老师、月光老师、长棍老师、短棍老师。”要请神仙某，随意呼一古人，则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杨戩、武松、黄天霸等也。又一咒云：“快马一鞭，西山老君。一指天门动，一指地门开。要学武艺，请仙师来。”一咒云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奉请祖师来显灵。一请唐僧猪八戒，二请沙僧孙悟空，三请二郎来显圣，四请马超黄汉升，五请济颠我佛祖，六请江湖柳树精，七请飞标黄三太，八请前朝冷于冰，九请华佗来治病，十请托塔天王，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，率领天上十万神兵。”诸坛所供之神不一，如姜太公、诸葛武侯、赵子龙、梨山老母、西楚霸王、梅山七弟

兄、九天玄女。又有供祀小唐者，则小说之年羹尧。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，则祁文端也。大约祀神无规定，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。（《余闻》）

拳匪多属市井无赖，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。虽同为拳团，亦复各树门户，以强弱诈力相角胜。嗣更有巨猾，别出心裁，从天津觅得一土娼，略有姿色，两悍泼多智巧，乃群奉之为女匪头目，号称“黄连圣母”，珠冠绣服，衣饰仪从如妃后。更怂恿青年妇女，投拜麾下，选健者为之部领，辄衣红衣，短袖窄袴，十百成群，招摇而过市，手持红巾一方，沿途挥舞，人称之为“红灯照”。谓只须红巾一拂，可使于百尺楼顶发火，立时灰烬；或以红巾铺地，一人立其上，念咒数通，巾与人皆冉冉升空，如驾一片彩云，直上天际云云。辗转传播，众共信之为天人。所至则夹道人众，咸俯伏泥首，俟过去方敢起立。实则此等事实，皆出诸匪众之口，从未有人目见；而互相矜炫，互相迷信，迄无敢稍加拟议者。民智之愚陋，至于如此，诚一时之怪事也。

庚子四、五月间，忽传有红灯照者，皆十餘龄幼女，红衣裤，挽双丫髻，稍长者盘高髻，左手持红灯，右手持红巾，及朱色折叠扇，扇股皆朱髹。始老嫗设坛授法，集闺女数十辈，环侍受